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春明夢餘録卷二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臣紀昀詳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六百七十六 史部

春明夢餘錄卷二十五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六科

六科直房在午門外東西相向初在掖門内之西與内閣相對所謂六科廊是也以災移外直房洪武初統設給事中六年始分爲六科二十二年改給事䜛敏卓敬等八十一人爲士源先是上以給事中數符元士改爲元士至是以六科爲政事本源又改爲士源未幾復爲給

事中都給事則二十四年所增也吏戶禮兵刑工科各都給事中一人左右給事中各一人給事中吏科四人戶科八人禮科六人兵科十人刑科八人工科四人蓋隨事煩簡而設員也凡章奏出入咸必經由有所遺失抵牾更易紊亂皆得封駁事有關係抄發過部畧用衆語謂之抄衆部覆錄入疏中凡朝政之得失百官之賢佞皆許聯署以聞實兼前代諫議補闕拾遺之職也

六科即唐之補闕拾遺宋改補闕爲司諫拾遺爲

正言唐制諫官隨宰相入閣此最得為政之要至明革中書省乃並諫官裁之惟設六科以掌封駁宣德中廷臣請設諫官不允于是諫無專職此為缺典

昔言官察官截然二項如宋時亦尚如此監察御史初亦言事後惟察事至諫院左右諫議大夫左右司諫左右正言此專為拾遺補闕之官凡奏疏涉彈擊上即戒諭而不納故觀唐宋言官奏疏綽

有可觀後世有糾劾而鮮規正蓋以言官察官渾之爲一也

明初省臣以所定官制班次圖進上覽畢因論及選諫議之官曰論道經邦輔弼之臣折衝禦侮將帥之職論思獻納侍從之任激濁揚清臺察之司此數者朝廷之要職也至於繩愆糾繆拾遺補過諫諍之臣尤難其人抗直者或過於矯激巽懦者又無所建明必國爾忘家忠爾忘身之士方可任

之不然患得患失之徒將何所賴

洪武十七年九月給事中張文輔言自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日之間內外諸司奏劄凡一千六百六十計三千二百九十一事上諭廷臣曰朕代天理物日總萬幾豈能一一周徧茍政事有失宜豈惟一民之害將爲天下之害豈惟一身之憂將爲四海之憂卿等能各悉心封駁則庶事自無不當此六科稽查號件封駁章奏之例也

永樂元年十一月諭都給事中朱原貞等曰朕慮天下之民有失所者爲爾曹未能盡知故選郡縣考滿官職達事體者俾於六科辦事如朕有所欲聞即可知彼有所欲言即可達而久無一人言者夫郡邑之間豈都無一事利害可言今在朕左右尚默默然況遠千里其肯言乎爾等退以朕意申諭之此俸滿有司授科之例也

永樂二年召都給事馬麟等諭曰爲治貴得大體

比爾等疏駮奏牘一字之誤皆喋喋以言瑣碎甚矣吏治文書叢脞積累其精力有時而敝豈免錯謬自今奏内有數目日月等字錯謬者皆令從傍改注用印蓋之不必以聞此抄叅不具題用印鈐蓋之例也

宣德二年諭六科曰朝廷慮刑獄有寃下情不能達故設登聞鼓然前代置院設官託耳目于一人非兼聽廣覽之道我國家命六科給事中輪直最

得其當爾等無畏權勢無忽孤煢惟其所言即時為達庶幾事無壅蔽幽隱畢聞况給事中為朝廷近侍誠能效職當顯用爾無或阿比以忝所任此六科直鼓院之例也

正統中給事中張固言六科都左右給事中員缺乞選各科年深者以次陞補英宗謂吏部臣曰給事中乃近侍之臣凡朝廷政令得失軍民休戚百官邪慝舉得言之况都左右給事中為之領袖非

識達大體者不可畀也固乃欲循資而用之不亦舛乎此都科不循資俸之例也

成化中諭六部臣曰天工人其代之若事當行而緩于覆奏是忽天工也其可乎自今各衙門一應奏題旨意即明白覆奏發落毋得稽緩五日內不覆奏者該科劾之此科抄發部定限之例也

弘治六年諭人才難得事貴得實人貴改過祖宗愛惜人才凡百官考滿初任有平常不稱者俱令

復職必待九年然後黜降方面知府年老未滿六年有疾不妨管事素行不謹在陞任之先及見任不謹罷輭無爲非本部訪有實跡或有巡撫巡按只是一處開報并其餘官員到任未及二年非老疾貪酷顯著俱留辦事今後三年朝覲之年先期行之布按二司考合屬巡撫巡按考方面年終具奏行下該衙門立案待來朝日從公詳審考察如有不公許其伸理其科道官必待吏部考察後有

失當方許指名糾劾此計後拾遺之例也

崇禎二年上諭六科邇來戎馬倥偬機務煩劇明旨非不森嚴奉行尚多遲慢欲令計時集事法當委任責成爾等表裏六曹舊有註銷之規令合再行申飭各掌印官選委給事中一員查理六曹奉旨應行事務某項某日做起某日完結次第情節勒限奏報少有違玩立付白簡定行責治如爾等自隳職掌玩忽不遵或議論紛嚚致令掣肘誤事

一併究處特諭此六科註銷之例也

崇禎元年二月上傳諭祖宗設立部科衙門各有職掌內外覺察法甚明備乃近來人情玩惰廢弛成風即如各項章奏或奉旨而科抄久不到部或已抄而該部久不題覆以致緊要事務率多稽遲殊非政體除已往不究今後各衙門務將已發未覆事件作速覆奏不許違誤自元年二月爲始一切發行內外章奏俱限十日內題覆該衙門仍各

立考成着實遵行部科互相查勘具奏

崇禎元年九月諭朕惟祖宗設置科道上弼主德

下警官邪寄耳目之司廣聰明之用其爲國家毗

倚甚重慨自逆璫用事屠戮忠良一時直言敢諫

之士動遭屏斥遂令諸臣忠懐莫吐鬱懣有日思

一發舒譬之川然壅而必决勢固然也朕即位以

來宏開此路諸臣條奏不憚再三省覽日御文華

講求商確發奸指佞之疏朝上夕下多見施行乃

諸臣抒忠體國者固在朕鑒沽譽營私者未盡無人薦舉屢戒無濫輒累牘以市恩糾奏每諭覈眞或游移而鮮實初閱封章侃然忠讜及朕詰問諉之風聞至不辨忠邪概行論劾使大臣不安其位誰與共理甚非朕虛懐樂諫推誠茹納之初意也今朕特諭爾諸臣以後務捐積習各偕大道一秉公忠敷陳條奏必鑿鑿可行勿剿襲而徒紛聽覽彈奸劾佞必事事有據勿逞臆而盡抹生平諸臣

身膺風紀尤宜先自祓濯處於無瑕之地其有任意誣揑藉口風聞甚或持己不嚴官常先裂者朕得鑒察定下部院勘實嚴處論人不當按以反坐之條決不少貸使居言路者誠無錯雜之是非豈患司官守者尚有混淆之名實治亂在茲各宜忠飭欽哉

崇禎三年九月諭朝廷設官原爲治國故分敘爵秩優任才能近來人心日競銓政詭隨即如陞轉

京堂本以酬勞獎賢今則科道吏部司官視爲固有不論賢否循例必得至於監司知府體統官階均屬隆重祖宗時特選朝臣有才望者爲之何以今日輕鄙若此背違舊制恬習嚚風莫此爲甚若不亟加挽正濫觴日久又將輕視京堂希營卿貳矣今將添註閏陞一概停止以後科道中及吏部司官果有才品兼優者准陞監司其或操守無疵風力稍遜者准陞知府若才品勞勲並茂及司道

卓異特著者准做正陞例與陞京堂部院該科永遵爲令敢有朦朧奏行必置重典其考選科道及推舉吏部司官必須愼擇于先方便後來陞轉不許輕徇濫用混列清華今後科道吏部有不稱職者着該部院特行糾參處分毋得姑與量陞別滋藏垢各令力行愼勿玩違取咎

大學士商輅薦春坊林聰改吏科疏竊照見任春坊司直郎林聰原籍福建人由正統四年進士歷

任刑科都給事中陞今職本官學識優長操持端潔存心公正遇事敢言先在刑科衆皆推服今任司直郎固是美職但即目政務頗簡未免以有用之才置于閑散之地況今吏科都給事中張某久病不出如蒙降持旨着林聰兼吏科都給事中管事如此則恩出于朝廷非惟本官益竭忠誠勉圖報稱凡有言責者亦皆聞風感激各思自效矣且今春坊官員多係翰林等衙門兼職林聰原係都

給事中今令以司直郎兼之俸祿無增品秩仍舊

于事體無損於政務有益且使中外人聞之皆謂

陛下誠于求言善于用賢所謂用一人而千萬人

悅豈不美哉臣職居近密偶有所見不敢緘默

吏科都給事中鍾羽正科中事宜疏臣惟吏科之

不振甚矣建議者招尤彈劾者反噬出使者蒙辜

疐後跋前動輒得咎閱十餘載免訾議者十人一

兩人耳其餘材品不同久速或異而皆橫被口語

無能以良去者即去爲他官猶從後仆之豈吏科則固不善哉責備之殷形跡之嫌當是非交鶩之中而清議難干瑕疵易起也臣極暗陋竊自謂臣下當其末流揣己自劾不蒙俞允思所以全硜硜之節無負此官者輙爲妄議披瀝而陳之夫取予辭受士人之大節也文選以當銓局户誠重之矣吏科即不關黜陟而是非之權在焉交通逢迎坦然而不忌于是有冠裳擁集筐篚交錯之疑此小

臣耳人何至奔走以奉之然而瓜李之嫌無解也臣請一如文選杜門而謝客可乎飲食徵逐昏夜沉酣經明禁者屢矣臣自入仕途即苦此事時時慼額應之不能過三爵去耳近出差者又以此得罪聖朝寛大原非以醉飽過繩人要之非正務也而不經申飭則人反謂臣矯臣請一切謝絶息交而省費可乎大臣之去留一惟宸斷而吏科恒置疏保留保留非諛也而有時乎爲諛則雖不諛而

以詖視之宜矣上不足爲大臣重而反招植黨之疑何益也繼自今如岳正李賢之被誣劉健謝遷韓文等之被逐何妨倡議留之而非是類也吏科罷保留之舉可乎人材遺佚誠爲可惜乃無故發端而突然爲薦揚之舉薦揚非私也而有時乎爲私則并其不私者而私竊之宜矣既不足爲知交重而反有市德之嫌亦何益也繼自今惟夢卜之求揚側之歎奉旨公舉者舉之而非是類也吏科

杜薦舉之端可乎以至科中内外之轉原非選擇而一陞之後低昂頓隔内者不數年而建節又不數年而卿貳而外者栖遲藩臬或至十數年鞅掌浮沉而且有風波之險即人臣效忠無宜擇地於政體未爲平也臣請循内遷之典兩司之卓犖者時時入爲京卿歲必進五六人而爲卿寺者亦使回翔南北少遲其轉使内外久速略相等也意亦可乎陞轉之途本緣資俸而少有更變則訾議叢

生有將轉而告疾先期而給假者其心非有趨避也而形跡之間誰則諒之請自今掌印者非有真疾不許告病即告也吏部于覆本中徑云以今資俸合是某官回日不問接補何科陞時止照今時之次使其真病軀命之不恤何暇計官使非真病或假託不墮其術以杜僥倖而安義命也意亦可乎是數者皆科中事體之當議者也而臣又聞衙門先進曰吏科失職掌者二其一堂上官赴科畫

本此累朝舊例也各科能守之即各部亦不以爲屈而吏科獨廢豈以吏部尊而不宜來乎然此朝廷之公事非給事中所得專亦非給事中所得廢也宜復其舊可也其一大選事完科臣與部堂比肩而受賜此自來舊禮也兵科能守之兵部亦不以爲亢而吏科獨下坐人以爲自陳三謨始然此朝廷之公禮非給事中所得改亦非給事中所得讓也宜復其舊可也至于衆言淆亂意見懸殊則

天理自明人心不遠諂下諂上病則一般求利求名同歸不義臣不敢置一毫私意于其中也

管志道論言路疏國初言路甚廣而復專其責于科道使之封駁諸司風聞言事凡以防壅蔽而遏禍源也其始以三途類選給事中等於中書舍人而御史多陞各部主事待之若不甚重而當時顧多直節敢言之士厥後漸重其選至弘治中令于博士行人推官知縣教官中選其歷練老成者除

補而躋之部屬之右其重比國初加倍而直節敢言之風寖不如前何也先朝不重官而重言故人爭奮于言近代不重言而重官故人爭保其官其所由來者漸矣據臣釋褐以來所有彈章奏牘非出于科即出于道曷嘗無言第見其劾一官則人必竊疑曰是有所觀望而借以立名者也建一議則人又竊疑曰是無所觸冒而藉以塞責者也其中固多賢者往往以是非之心而奪于利害以挺

特之見而繫于雷同卒歸於與時浮沉違其初志倘芒頴稍稍表著則同列便不相容而飾邊幅立崖岸則賢否同圂于其中而牢不可解即如拾遺一節京堂方面俱秩之尊於科道者拾之是矣部屬與科道相埒也乃科不拾道道不拾科而獨拾部屬之易動者豈言官宜互相掩蔽乎此所謂同居言責不欲相殘以撓氣也至于科道之已陞京堂方面者自當從公論之矣乃復彼此相約多寡

相持凡六科拾御史之已陞者一人則十三道亦

拾給事中之已陞者一人迹似調停實爭門戶豈

言官宜久庇其黨乎此猶謂言路相攻不令偏勝

以遺奸也至於平時論劾凡官自科中陞出者自

方面至於侍郎縱有過惡科中以先僚之故永不

糾彈是寧負朝廷不負先僚也御史廵歷地方自

府佐以至州縣正官一經保薦則終其身尊之曰

老師而自稱曰門生有以厚幣相酬者是寧負朝

廷不負舉主也抑又有甚者如高拱之在先皇帝朝自擅吏部之權而廣布腹心於科道於是有爲之排擊同列輔臣者不幾於律之所謂姦黨乎有爲之文章稱述救解者不幾於律之所謂上言大臣德政乎雖賴聖明亟逐潛杜此風而言路是非之難憑可槩見已此無他大臣惟憚言官之能劾已而輕視諸司言官惟視大臣之能庇已而蔑視公論也臣讀臥碑有許諸人直言無隱之條祖宗

朝内外大小臣工種種嘉謀讜論不可悉紀臣姑
舉外僚之最卑者馮堅一典史也洪武中條陳開
國政體太祖嘉納之潘叔正一州同知也永樂中
建言會通河事宜而成祖採用之豈獨科道之言
爲重哉自隆慶以來各衙門之言事者始寡而科
道之言又未必盡出於公道臣恐耳目之漸壅也
以陛下之明達誠宜追祖宗朝盛事開張聖聽博
求讜言仍命大臣公其心以參訂之言苟不當也

不以出于科道而遂議覆行言苟當也不以出于各衙門而遂寢不覆如上所陳一切積弊嚴飭言官洗心易轍有弗悛者聽各官核舉坐罪至於疏下該科不問其覆與不覆行與不行刻期俱送史館編輯敢有匿一疏者亦聽檢舉坐罪俾公論大明朋比永杜豈不蕩蕩平平稱皇極之世哉臣又以爲不除言官之廷杖言路終不得而開也人臣進言孰非爲國言雖過當心亦可原歷觀祖宗盛

朝未嘗有杖言官者夫忠臣誠不愛其身以報國而其身則依然父母妻子兄弟所仰頼之身也曷忍其萬死一生於箠楚之下哉此非所以全天地之和而慰祖宗在天之靈也願陛下永勿以廷杖加諸言官而鎮撫司亦非拷掠言官之地即有以言得罪者下諸法司鞫問情實如其罪不可宥律例自有明條死且瞑目况生者乎如此不惟言路大開而和氣且薫蒸宇宙間矣

夏言請考選疏六科額設都左右給事中給事共五十八員中間事有煩簡故員有增損然以司諫諍備獻納則六科之職均也祖宗以來額員俱備後來乃有不盡補者然遇都左右給事中缺五員以上則必奏請陞補各科給事缺十五六員以上則必奏請選補永著爲例在先朝五十八員一時補足當時侈爲美談蓋增置諫垣自是盛代之事今六科在任止二十一員不及額數之半吏科缺

左給事中一員給事中四員戶科缺給事中七員禮科五員兵科九員刑科七員工科四員共缺三十七員六科除都左右給事中之外惟給事中四員而已供事趨走日不暇給欲求優游侍從以盡文墨論思之長從容退食以致寅恭謀議之實不可得矣然其間言事者連輒被斥忤時者又多外遷歲消月減以至于今莫可復也攷之祖宗舊規凡給事中有缺止於進士年三十以上者考選奏

補弘治間始以行人博士兼選正德間始以在外推官知縣照御史例選補正德末年大臣畏忌新進敢言乃始盡廢進士考選之例陛下登極之詔命今後照依舊例給事中有缺于進士考選奏補御史有缺進士與行取人員相兼考選然應詔一行而旋復寢吏部亦嘗奏請廟堂大臣陰行格阻往往以未嘗經歷世故藉口是不過欲得脂韋婾婀愛身固禄之流取其不為己害而已司馬光

曰凡擇言事官當以三事爲先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今當用光言以爲取人之則將見在各衙門辦事進士及歷俸二年以上行人博士并推官知縣三年考滿到部者查照舊規及見行事例具奏從公考選

文選司員外范景文救科臣周朝瑞疏伏讀聖諭內閣朕昨覽文書見有吏科給事中周朝瑞條議仰獻愼初三要內停止金花銀兩朕即位之初言

路方開礦稅已撤如何擅行瀆擾此項銀兩原係舊制進内以備萬壽聖節並典禮等項及各宮賞賜武職軍官俸糧之用難以停減周朝瑞這廝要譽妄言本當拿問朕哀思皇考皇妣梓宮在殯姑從輕降一級調外任用卿可傳示該部這銀兩還遵照舊規行特諭卿知欽此隨該内閣大學士方從哲揭帖奉聖旨覽卿所奏朕已悉知周朝瑞這廝不諳事體逞臆妄言擅行議減内庫金花阻絶

國用好生可惡周朝瑞已有旨了卿不必申救該
部知道欽此欽遵竊念周朝瑞忤觸宸嚴夫何敢
言但周朝瑞職居言路遭際明時未忍自負以負
主上慷慨發舒故不覺慮之過語之戇耳至所條
奏留停金花以寛民力而光上德酌祖制而裕國
儲亦忠于皇上之職分也乃皇上罪以要譽妄言
夫主聖臣直名在皇上下亦何譽之可要若因此
而罪之則適成其名耳夫當容言之時而有拒言

之事恐未免爲聖德累也日見皇上用人行政下如流水舉朝相慶皆謂衮職不闕補救無事臣工此時止宜將順德意彼目覩大湞王居不殖貨利已明知上意所嚮矣正所謂善將順者而何深罪乎雷霆一震已惕不測之威雨露旋施彌彰有容之度知聖德如天諒必出此也伏祈聖慈免其降謫照舊供職使下有犯顔敢諫之士足見盛世之有人使上有刻印銷印之舉愈覘聖心之無我其

所裨益豈渺小者哉

給事中劉斯𪨧言路漸輕疏葢聞英主受言取象於轉圜流水而末季拒諫貽譏于轉石拔山夫人主豈有不慕受言之名而甘爲拒者或偶因猜而府疑遂積疑而生厭猶豫之過未免開停閣之端此詛辟所以愼其初而忠臣必防其漸也我皇上首增考選之額以開言路而又勤召對以通下情可謂求言若渴矣然積輕之漸臣不無緦緦過計

者則以虛言之日煩也流言之日滋也辨言之日囂也聽言之未虛而納言之未速也何也臺諫之設以封駁爲義以觸邪爲職其于兵刑財用之屬惟察其舉否而白簡繩之庖祝不相代也令任者少而議者多章滿公車强半借條陳爲職掌矣而皇上亦若認職掌在條陳諸如套疏輙被温綸豈以此娓娓者眞足濟時艱而奏安攘乎臣以爲有治人無治法條陳而當任者未即議者之心條陳

而非議者反掣任者之肘試觀年來紙上之兵糧口角之節省畢竟無濟于舵巾之變而况乎窺上意之所向借條奏爲逢迎者且比比也議論多而成功少所謂虛言日煩者此也百司庶尹各有司存而獨臺諫稱言官此豈惟明職掌之專亦杜紛囂之漸今乃廢弁而輕瀆天聽貲郎而妄奏空談冷署閑曹而時生見事之風謀出位之政不可訓矣甚有嫉賢妬正索瘢無從遂爾編造歌謠揑成

單欵無頭帖子遍布于街衢匿名揭帖暗投于宅巷覽之則鑿鑿有據按之則語語無端欲何為者想不過二三小人謂皇上明目達聰妄意得流傳大內便可當射影含沙耳雖皇上視明見逺萬無旁寄之聰明而此市虎之紛紜抑豈輦轂之下所宜有耶所謂流言日滋者此也昔稱言官指及乘輿則天子改容言及政府則宰相避席豈以君相之勢遂為言官屈哉亦以糾劾不避職在則然而

聞言引慝道固應爾乃今彈文甫上隼未下于高墉利口髙張狠反横于當道或以有據之事敢于侈口而爭亦有自認之辜究且支吾不應此糾一事也而彼且牽籐引蔓别尋節外之枝此論一人也而彼又東拽西扳至欲空人之國朝端同于聚訟黑白聽其溷淆且風聞有進密疏以惑聖聽而中傷善類者雖道路之口虛實不可知總之神羊結舌而鴟鴞鼓喙成何世界也所謂辯言日嚻者

此也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固指后之芳規而舉不避親劾不避讎乃諫臣之職掌乃今推鄭莊之轂者不曰薦賢爲國而以爲市恩劾鷹鸇之逐者不曰除惡務盡而以爲苛詆欲補牘而再請既有挾私求勝之嫌追不約而相同又有隨聲附和之指是容聲啟口盡結疑團而捂掖栢臺皆畫蛇足恐非推心置腹之誼也所謂聽言未虛者此也至于皇上勵精求治一應章奏批發從不逾時而今亦

有遲至旬日漸至數月者矣向猶許諸臣催請而近且有�留詳閱或有不應批發之旨矣夫議論無過是非兩端而聖斷亦止從違二字言而是自應虛受以彰都俞之休言而非亦當抉出以成吁咈之雅若但束之高閣漫不部分徒長局中之葛藤更生事外之揣控况暫之為呼吸不應久之將蠹弊叢生我皇上魁柄手操要終原始豈其慮不及此而猶曰姑以此神不測之用也所謂納言宜

速者此也臣非不知睿斷自有權衡于言官未嘗

厭薄但防其積漸勢必至此且此時人面日頑人

情日競身叢衆鏑者尚披顏甲而請繫賊之纓褁

足岩疆者又借清卿以當愈病之藥向使白簡有

靈寧遂敢悍焉無忌一至此哉臣憤此頑鈍之成

風而益傷言路之徒設望皇上之力行之也

給事中章朝薦用人聽言疏皇上御極以來任人

圖治納諫聽言自三代而後未嘗有也而邊腹之

患日深一日羣力羣策罔見實效古未有聖明在
上殷憂若此而不能削平禍亂坐臻上理者臣嘗
反覆思之豈當世遂無可用之人哉夫知人則哲
惟帝其難言貌取人宣尼猶失惟皇上求治之心
愈急則浮薄喜事之人愈易飾詭而釣奇惟皇上
破格之意愈殷則巧言孔壬之徒愈易乘機而鬬
捷昔漢臣周勃張相如號為長者言事吶吶不能
出口然安劉却虜必屬其人呂蒙之舉陸遜也弟

曰意思深長而張釋之之阻嗇夫李沆之惡梅曽皆惓惓以捷給爲戒蓋利口之禍邦家聖有明訓臣子任事決無不出于樸誠而能克濟時艱者然樸誠之人多得之老成練達蓋敬歴既深自臨事不茍遠不具論邇來督撫中所稱足任者如洪承疇盧象昇史可法等亦祗實心實做何嘗縱横滿紙動求人知向令此數人者與楊嗣昌顔繼祖張若騏等粉飾虚張爭鬬才辨必不能遠過由是觀

之其在此而不在彼明矣況今日口舌相高攻訐滋勝老成日就凋謝典型漸若晨星自此以往將恐諸臣精神不用以實圖職業而用以揣摩筆端雖皇上召對時勤無所逃于電照然既察其才辨又當察其朴誠若徒以小才喋喋付之事權嘗試追悔何及所謂用人貴審者此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夫臣子連篇累牘掇拾浮詞誠易生厭然聖帝明王韜

釋以求之者蓋舉一事欲知其利又欲知其害用
一人欲知其短又欲知其長非反覆諮詢曲意審
度終無以通達情偽深悉事理也昭皇帝嘗以弋
謙言事過直免其朝參逾月而言者不至乃復令
朝參如故且降勅以奬勵羣臣故言雖無當終不
深罪皇上邇來于言事罪譴諸臣屢召賜環雖越
數載猶惓惓聖懷因是羣臣無不感激思奮其間
即有狂瞽過當之語終可以諒其無他即有僉壬

敗類之徒終未可以概天下要以不求遜志而求逆耳則聽言之道斯得矣近如陳燕冀所論中州一案臣以守汴之勞與决河之罪原不相掩在皇上深憫之所以作勞臣之氣在言官正言之實以存萬世之公又如熊開元本無言責而論列大臣亦可以銷後來雷同之漸至於姜埰置詞舛謬百喙何贖乃懲創之則臣子之罪已明生全之則覆載之德更大况聖明孝治天下埰家遭兵火父罹

憐禍彼亦人子也臣非謂諸臣之去留生死有關輕重但恐將來言者遂有所趦趄而不敢盡煩嚣雖息讜論亦捐所謂聽言貴廣者此也臣四載里居再入班行流寇驚心一籌莫効而終以用人聽言爲今日治平之本故不避瑣凟冒昧上陳

刑科右給事中左懋第詳察密封疏臣接錦衣衛所傳紅本乃逃帥楊德政奉旨正法也臣密緘同駕帖還之矣次又捧御筆緘函發科者即此本也

臣又密緘藏之垣中矣然自逃帥正法西市道路之口皆素恨此帥妄議練總以毒害天下又知其驕横剥軍怯猾善逃罪不容于死人人快之而明旨人皆未見也凡係密封皆不發抄若不請明誰敢宣布而臣思此本之爲密封者原恐此機一洩罪帥或自引裁而不得行法今其人已誅自當明正其罪使國人知之以昭國人殺之之義并使九邊聞之知朝廷有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之心

也語云信賞必罰必于耳目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豈如此可聞可見之事而反閉天下之耳目哉伏乞勑下發抄以便遵行而臣因思各垣之密封似此者多也臣愚以爲有必當密者有不必密者有可密于事先而不必密于事後者有當密于今日而不必密于明日者如事關兵機方且動于九天藏于九地何可不密也如警報何邊敵擾某地動靜之情勝敗之事廷臣知之以便各

獻芻蕘各要害知之以便共圖備禦何必密也况邸報之抄傳有定道路之訛言無端疑揣轉甚張皇孔多廷臣縱有所聞未免因而箝口何可密也如制邊之策諸臣有密奏密之可也邊已安矣仍當使廷臣共知其何策以安邊勦敵之謀諸臣有密奏密之可也敵已平矣仍當使廷臣共知其何策以勦敵此可密于事先而不必密于事後者也如逮有罪之人不密恐其人將遁人已獲矣則必

昭布其所以逮之故如誅有罪之人不密慮其人將自裁人已正法矣則必昭布其所以誅之實此當密于今日而不必密于明日者也蓋人臣事君原無不可使天下共知之言而朝廷行事更無不可使天下共知之事愼密原爲成事事成便復昭然所謂理本相成變而不失其常也臣今日不言而使朝廷一時愼密之事因循沿爲故例甚至科錄史館皆不能啟什襲之藏而筆之而一時之疑

信猶其小者後世之信史何所取裁且謂壅蔽綸綍自臣等封駁之臣始矣臣用是虩虩然懼敢因

請旨發抄而并及之

刑科給事中孫承澤請復接本之規疏竊照本章者臣工所以代面對而陳其衷悃也一經聖斷大政大法于是寄焉事綦重也臣于辛未觀政戶部猶見紅本發下各部司官輪流候接日當晡時內臣捧至會極門東廡各官鴈行序立挨次接領體

統嚴肅制甚稱善及臣初入垣掖事猶如故迺因
機務殷繁發無定時于是六曹不復接本或早或
暮但憑會極門内臣發之錦衣直房直房散與各
垣吏役遂失當年之制臣按祖宗朝凡紅本發科
猶必令部堂一員親至垣中畫本尾署小押所以
防姦杜弊如此其嚴也況未到科之前收授一憑
下役豈所以重王言而尊典制臣並有請者皇上
勵精圖治寒暑罔渝凡係緊要本章無不朝上夕

報亦有不能即奉綸音者或以事體稍緩無妨徐發但拜疏之人計日而數責奏之使延頸以望時日稍稽妄生揣臆當此中外多難正賴臣工黽勉效職儻因此而署位閒因循之漸事體生叢脞之端防患於微貽憂滋大況天下事無大小以敬心持之則小者亦大事無緩急以精力圖之則緩者亦急此大易所以重行健而自強不息也並望採納施行得旨各部司官接本并部堂到科畫本原

有舊規如何竟廢着察議具奏據稱紅本收發一
憑下役殊非典制今當何法傳接併議妥奏來本
内敬心持之行健不息等語說的是知道了該部
知道
户科左給事中孫承澤章疏日繁疏臣辦事垣中
察本科發抄底簿見邇日章疏較崇禎初年增十
之五較萬歷中年增十之七一科如此别科可知
夫議論日多則事功自應日集乃近來中外景象

無論不及神廟時並不及崇禎之初多矣蓋議論多者精神之薄也意念外浮則力量中歉理所必然無足怪也故密奏日多則邊防愈壊籌計日多則財用日虧啟事日多則人才愈錮此其病在議論多虛飾亦多也皇上勵精圖治鋭意太平第一急務無如課實效課實效無如省議論省議論須從六曹大臣始蓋六曹者事功之府也朝廷之大政寄焉諸臣果能公忠體國殫力救時不顧利鈍

不避勞怨天下事豈遂不可爲抄發到部或即具覆不必諉之别曹不必推之撫按或不必覆照例存案彙銷一力擔當大家實做如此則章疏之省不知凡幾矣由此而論臺諫之臣是以言爲責者也畜狸欲捕養鷹欲擊言誠不厭煩數也若浮泛之條議市恩之奏薦與據風聞而糾在外之小吏則宜禁亦省章疏之一端也至于各曹之官自有職掌黽勉圖之日不遑給何暇出位而紛紜建白

凡事無關係率妄沽名則宜禁此亦省章疏之一端也在外撫按于重大情事自應時時奏聞若錢粮之起解參罰之開復官員之更調行間之零級小捷事關該部者應行咨達部若瑣事槩行褻凟則宜禁此亦省章疏之一端也通政之司職在封駁邇因廉恥道喪人希進取游說不根之徒有如聚訟凡此者宜禁此亦省章疏之一端也又如内外臣工凡經論劾當如祖宗朝舊事平心靜聽上

俟皇上之鑒裁下俟舉朝之公論間言嘵嘵激辯者則宜禁此亦省章疏之一端也有此數禁議論日減皇上批答之暇時御文華殿召大臣商確政事講道求理務令朝奉命而夕行從此而政不清簡功不畢集者未之有也得旨朝廷廣聽求言欲收實益其浮議繁雜虛飾罔功允宜禁飭這本内各欵着議具覆建白係言官本職若當言不言以致旁觀出位乘間紛嚚科道官殊難辭責又向來

中外各衙門循例奏報及邊鎮攢造文冊察覆登答等項有係應行的亦有套混妨擾無益可省的也着詳酌奏奪該部知道

戶科左給事中孫承澤註銷疏竊照邇來民艱用詘度支一曹關係甚重臣今歲身歷三垣皆管註銷之事而歎積弛之狀至戶部而極也每逢註銷呼羣吏持牘鴈行而前司司比之見赴比之簿大半遺漏不全所銷號件不具文牒但憑吏役口報

爲故事且吏役皆雇覔代身問其緣由茫然不知也臣往返申飭繼之以夏楚稍稍就緒然每當五日一銷則報完者仍復寥寥該部嘗行之本雖盈篇疊幅要不過循例題知依樣具覆而事稍重大則堂行司司付吏役束之高閣不則卸之撫按漫言行查任其稽延未幾官遷吏換前事不復記憶有同故紙矣臣試言其略如各直省新舊兩餉及金花漕折輕賫茶蠟歳絹等項拖欠以億萬計猶

曰逋負在民時荒難急也至官吏之侵那（挪）畿輔之透支闕差之欠額銅本之侵没奸解之吞隱運弁之盜賣數至成千成萬者固纍纍也何至經年累月不一問之夫户部民部也以急民爲事固不止以辦餉考成見能也乃積年興屯開荒求蠲報災之疏一切沉閣有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即如臣前因江北私泒小民鼎沸具疏直糾奉旨經年有餘尚未見覆諸如此類不知凡幾欲求閭里康阜

婦子恬熙胡可得也以如此關係甚重之地而如此因循苟且每對部吏見其呼應不靈不知幾為扼腕矣臣前待罪兵垣見該部有摘叅計次議罰之例兵農並重事可通行伏乞皇上勅部議定規則俾知遵守以警玩振靡庶有裨矣奉聖旨民間舊欠近諭已明其官胥侵那透支隱盜等項作何追賠并摘叅未完欽件作何分别罰治通着該部遵照近旨詳核另議具奏這本直糾江北私派一

節經年未覆是何緣故併着奏明

刑科都給事中加俸二級孫承澤熱審疏臣捧讀

聖諭于熱審大典按期舉行臣不勝加額仰見陛

下如天好生之德時廑于懷不以軍旅倥偬而或

輟也該部雖當專遣閣臣清理之後夙案甫清新

案又積事如春草芟而復生弊似落葉掃而愈集

其所煩斟酌蕩滌者至不易矣應審人犯臣已催

部造冊細加叅覈恐候審者急此緩彼又將未審

人犯再四移催速結然當註銷之日每見各司前件多開已題候旨葢近因戎馬生郊聖人有憂位此機務殷煩之時遂致批答之停閣臣歷察往例凡係未結人犯不得造審今爰書雖成而明旨尚靳事體一時未結是當泣罪解網之日猶有覊魂向隅之悲亦大造所難獨遺也況事無重輕一屬候旨概從羈繫饑渴困苦溽熱蒸煎遲速之間生死所關伏乞聖慈俯察該部各本盡數批發俾縲

纍新犯輕者遽獲生還重者幸荷送審將見和氣所噓獄蟲不紅圜草增緑矣至于司寇一席久已塵虛雖署篆之臣不敢以傳舍視事然領袖部務必得正官並乞勅部就近推用務令朝簡而夕就于以溥皇仁而光大典端賴之矣奉旨知道了該部知道

刑科都給事中加俸二級孫承澤摘參疏竊照遣戍一罪僅亞大辟一等其間擬之也當慎而處斷

之也當嚴蓋不愼則虞有寃人不嚴則虞有縱奸也今刑部見在戍犯已經清理之後贜銀量豁情罪堪矜者准予納贖以開一面非過也但戍犯不一矣其中大奸巨蠧使得一概收贖僅以二百金縱虎出柙是誨奸也胡可爲訓該部先經批准者臣科移文署印臣張忻當力爲駁正無奈承行吏胥朦玩如故也謹先摘叅其一二顯著者一爲軍犯髙瞻崑案叅瞻崑以誣詐問辟追贜共二千二

百兩分毫不納二次清理俱爲除豁減擬邊戍此

應速爲發遣者乃移送納贖是完贓無銀贖罪有

銀也且以辟而減擬胡得言贖本犯宜速爲發遣

者也一爲軍犯鈕光先案奈本犯以積年奸書描

改印票侵冒料豆草束事關軍儲僅擬遣戍有餘

辜矣乃該吏註銷以爲業已發遣及察之則移送

納贖夫旣納贖何必諱言發遣是明知不可贖而

代爲掩飾况本犯以侵官之物爲贖罪之物尤而

效之其何以懲本犯宜速爲發遣其已納之銀留爲充餉可也一爲原任吏部侍郎軍犯蔡奕琛案察本犯以十四年定罪十五年正月咨送兵部發遣至今尚未至兵科掛號定限是本犯抗未赴衛事已年餘經承何不一問收管僅以咨送了事據法違限一年例應調衛改遣似難爲本犯寛也以上三項係臣行察據該司手本循職參駮伏乞勅下該部將髙瞻崑鈕光先責令當時起解蔡奕琛

違限年餘例應改衛速行察覆至滕玩吏書嚴加

懲治各司積獘不止遣戍一事容臣極力搜剔以

副職掌統希聖鑒施行奉旨該部議奏

禮科題陪祀疏臣按臣科須知一欵每歲大祀天

地都給事中各一員入壇陪祀又一欵如左給事

中署印必先具題入壇令歲皇上親郊該科都給

事中惠世揚奉命未任郊祀大典臣垣職掌所闗

而陪祀之員或于事體未協今有左給事中魏大

中見署科事應否入壇陪祀謹題請旨奉旨准照例陪祀

兵科肅朝禮疏照得臣等西三科輪直武職門籍若遇朝祭調取長安左右門守衛官收貯各衙門投到門籍簿扇除公差患病外中有不到者會同題參此從來舊例也臣今細察武職各衙門簿籍中有填註差病者亦有止造見任者或有差回病痊不填註者又有止填痰嗽不言註籍者且有竟

不移會直日該科者臣等每月彚題止據衛官繳到前月門籍簿扇塡註差病字樣恐假借叅差有難稽察況聖壽元旦諸大禮在邇倍宜整肅伏祈勅下該部申飭各衙門嗣後凡有牙牌應朝官員務要明白詳註一投長安門一投直月該科若有差回病愈故違不塡及以寒嗽溷入希圖安坐者臣等與直日該科指名叅奏庶朝禮肅而人心警矣

科道互改

洪武中給事中宋善萬徵彭通王惟言王漸永樂中吏科右給事中羅亨信工科給事中周岐正統中給事中朱良暹李運工科都給事中張禬俱改御史洪武中御史李熿改工科給事中永樂中山東道御史文郁改工科給事中江西道御史汪俊明改刑科給事中

戊寅考選紀崇禎丙子冬外計俸滿知推俱留部

考察侯核在任錢粮先是鄭友元熊開元以錢粮之故累及司農下獄至是慎忠有加而吏書挾索之弊亦從前所未有也未幾上御講筵合諸詞臣條議政事黄景昉薦侯考者朱天麟成勇張煥項煜因奏任濬爲首輔張至發姻親有意黨護之至發激辯不已楊士聰並劾沈迅張若麒納賄史𡌴囑託冢臣田惟嘉求選詞林戈矛四起纒連不結史𡌴上疏言此番考選諸人薄科道而重詞林凡

考中詞林者皆本衙門人援手接引于是凡取中翰林者以爲預定分補各部主事至上令吏部將咨訪單進覽于是以圈將濫徇各官傅元初張第元房之騏韓源趙繼鼎馬兆義俱着冠帶閑住許晉林正亨王猷降三級調用劉含輝楊振原葉初春劉興秀章朝薦金蘭葛樞郭九鼎凌義渠何楷褚德培各降二級照舊時臺省員缺候考者至經年不補而現在之臺省被累幾至一空人嗟以爲

變局至戊寅四月二十八日上召在京候考及已推部屬各官俱來中左門昧爽上出御門内閣及吏部都察院諸臣行一拜三叩頭禮畢候考諸臣行禮起傍立止令五人一班面奏在任行過事實上隨以筆註記奏畢上手書策問云剿敵需兵養兵需餉屯鹽採鑄難取近效搜括加派民力已竭將何策以處之近報抵邊不犯而歸是何狡謀諸臣通悉已見條對務期可行不許勦襲故套仍將

履歴開寫明白上令吏部將策問傳示各官暫退少頃復出收各官試卷陸續而出五月初十日上親定曽就義黄文煥黄奇遇張縉彦李士淳汪偉虞國鎮余象賢馬剛中朱天麟等爲翰林編檢官王調鼎熊維典解學尹張希夏張作楫耿始然成仲龍張煥孫承澤吳希哲張淳等爲各科給事中李嗣京秦廷奏汪游龍李春蓁任濬楊鶚喻上猷柯元伯李雲鴻凃必泓左永春宗敦一張爾忠黄

諫卿甘維爍張茂爵王章蔡鵬霄王範陳天工高名衡郭景昌徐養心羅起鳳張緒掄王聚奎鄧希忠閻嗣科林蘭友葉樹聲詹兆恒等爲各道御史井濟李拯楊鼎甲黄熙允楊調鼎王心純葛逢夏劉作霖郭尚友唐良懿張若麒沈迅爲户禮兵刑工五部主事王昌時爲南部主事韓友范爲兵馬次日諭内閣發下曽就義等試卷十八卷卿等傳與該部科將内中所對事宜確酌可否奏奪曽就

義對中言小民不苦于餉而苦于有司之火耗私派誠嚴禁之似不妨量行加額以紓軍國之急上稱賞之拔爲第一未幾遂允楊嗣昌練餉之議海内騷然就義悔甚鬱鬱而卒

附載言官被言

候補兵部職方司郎中劉元珍論給事中錢夢皐疏朝廷磨礪一世伸正絀邪以端揆大臣無樹私交無作好惡無蔽上而箝下彰善癉惡佐天子持

衡馬不意今日乃有罔上行私如首輔沈一貫者又有頑鈍無恥如刑科給事中錢夢皐者夢皐爲人臣無瑕毛舉瘢索跡其推年例而妄奏求容掛察典而乘機建議壟斷如市士林不齒迨至兩蒙留用因蠱惑聖衷猜疑部院併考察全疏亦中格矣臺省被察諸臣槪留用矣國家代守之典章屑越于一朝朝野駭聽僉謂夢皐之黨陰謀叵測將異日種種僥倖之門從此闢也甚可慮也夫使夢

皐羞惡未滅亦宜驚彈射而斂跡胡乃恣起風波動駕言于楚事含沙反射蔓衍何極僉謂夢皐之黨機鋒叵測將異日種種傾危之隙從此開也甚可畏也夫使政府無私人則奸慝寧壅于上聞邪謀亦安能下逞乃一貫實為戎首秉政以來不聞輔佐皇上救生靈于塗炭者何事起忠良于擯斥者何人年來比昵憸人乖謬尤甚即如考察一事皇上豈有愛于夢皐而故曲庇之豈有私于臺省諸

臣而獨寬之蓋由一貫曲庇私人內則假公以朦
上外則挾威以箝下既借皇上之權以伸其意復
竊皇上之德以固其交使守法者抑勒無聊席奥
者高張無忌將來誰肯爲皇上觸權要持國是乎
一貫之敢于欺罔如此所關治亂安危之竅會良
非細故幸皇上自爲社稷計南中諸臣糾錢夢皐
鍾兆斗疏云頃接邸報見考察留用科臣錢夢臯
年例外轉科臣鍾兆斗相繼有疏其假托遮掩中

傷報復中外所共知即二臣尚有夜氣豈不自愧而乃無端蔓引互爲欺罔何哉臣請略述始末而
皇上試垂聽焉夫六年京察年例外推此祖宗定
制天下之公道所係係也銓部酌量自有定評往年夢皐曾以外推嘵嘵自辨士論至今鄙之及今
奉考察先五日部院科道採訪已定夢皐預知不免乃乘御史林秉漢疏至摭拾楚事與京察疏併
上以存展辨之竇夫楚藩之事皇上排廷議而獨

出神斷天下誰不服之然而楚事自爲楚事京察自爲京察兩者原不相蒙也今亂宗之法且行矣楚事無可言矣夢臯猶借爲端以動皇上之聽試閱其疏娓娓數千言支離附會全無的據且其再疏曰南都之論臣者必接踵而至此其意必欲臣等寂無一言任其横肆然後爲快乎夢臯既已假楚事攻都御史温純以强自遮飾又謂純逐鍾兆斗以激發兆斗而相與朋比爲奸兆斗不念外出

咨藩體非有損舊典公論當自靜聽乃踵夢臯之故智語語惟攻溫純而肆醜詆是兆斗明以私怨攻純不待人言而自言之矣信如兆斗將來銓臣束手不敢推一年例憲臣噤齒不敢指一官邪紀綱倒置小人無忌而祖宗二百年之令典不幾于廢墜殆盡耶臣謂二臣者均當亟行罷斥毋使淆亂清議者也抑臣猶有說焉書曰不賞私勞不罰私怨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元輔沈一貫平章天下

宜持大體務公平率由舊章且考察鉅典歷朝守之用之勵世磨鈍今科道數人一旦留用聖主以爲特恩天下人心共相駭異方望元輔以力爭及考察命下一貫不以爲規而以爲頌天下疑之乃夢皐兆斗巧辨横詆又若陰有所恃而無所畏忌者即元輔心不直二臣靡有私勞之可念也天下其誰信之臣又以爲皇上不亟斥之則輔臣之心不白也語云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都御史溫

純守正不阿人所素知然據其自疏亦曰管南北中外考察已五次任勞任怨嫌隙既多今夢臯兆斗又紛紜力攻其去不遺餘力揆之大臣進退之義不去何待臣又以爲皇上不聽純之引退則大臣去就之節不明也

向當沈四明柄國時與禮侍郭江夏爲楚事相左會妖書變起科臣錢夢臯受四明指糾江夏波及沈歸德幾蹈不測海内唾罵之溫總憲矯矯正人

夢皐與兆斗合攻之既而二人計處年例四明矯
旨俱留一時議論鼎沸士大夫黨禍實始于此
禮科給事中汪始亨劾兵科右給事中李魯生疏
竊惟國家設立言官職綦重矣必已之出處端正
也而後可以糾人之邪必已之心思磊落光明也
而後可以摘人之隂必引扶善類力禁苞苴而後
可以絶奔競之風廣彚征之路又必出詞吐氣寧
直勿倚寧厚無刻而後可以平情宣滯培國家之

元氣乃險媚小人毀禮滅義其坊决矣詰曲鈎棘其心險矣鋤異已而墜之淵引私人而充其槖其舉刺顛倒矣甚至以筆墨逢迎而使一方之山川蒙垢遂至鑿削國脉害不可勝言矣欣逢我皇上聰明神武殛兇除佞逆璫姦人明正典刑虎彪而下投之遠裔逮行勘問無不發之姦也乃有三處投身百足不仆慣出不通文理之疏大肆辱詈之鄉試録序以取悅于目不識丁之魏忠賢至今日

月中天諸奸逺竄而猶靦首班行玷汚青瑣如見任兵科右給事中李魯生者臣安得不歴數其穢跡于皇上之前乎夫魏忠賢所以盜竊主權殺人爵人者舊輔臣魏廣微授之柄廣微所以傾陷善良放開辣手者門生李魯生之引其緒此投身之第一處也魯生始見忠賢廣微同謀殺人魚水相歡遂甘心爲廣微伏籬之犬及見楊漣與左光斗酷刑垂死廣微佯爲疏救大拂忠賢之意忠賢欲

棄廣微魯生遂亦棄廣微而竄入于舊輔臣馮銓之門矣臣見先帝枚卜有老成幹濟之旨葢謂老成閱歷既深識力夙鍊而新進之人其骨氣或未堅凝耳魯生欲居銓之首功遂出疏云成即爲老而非老乎年幹即爲濟而即可以濟乎國信如是言則髫年後輩即當入賛黄閣而黄髪皓齒反當就編簡之列矣如此不通文理之疏自是魯生長技寧第執中用中等語爲哉求滿谿壑之腹大肆

封豕之焰欲不次超擢某某即超擢某某是以長安有要官起問二李之謡欲逮某死某即逮某死某是以一時一十七人次第就斃彼時茅山人往來線索銓亦借爲魯生所薦此投身之又一處也孰知逆璫喜怒無常少年捘席不久崔呈秀于是以美官白鏹市吳淳夫攻銓而魯生飽颺飛去又不肯事銓矣呈秀則其死友也魏良卿固其義兒弟也良卿欲請託鸞青衿魯生即傳之學臣李蕃

而居間過付圖漁人之利其贓私狠籍行道之人皆知之此投身之又一處也三處敗而魯生之罔卿管兵科左給事中不敢呈秀淳夫等贓俱追助餉而魯生之厚藏自若于法爲不平于鵷班諸賢趨蹌揖讓爲有玷爲魯生者當思所以自處矣乃被衮飾詞又欲依附于君子之林豈以投身三處爲未足耶想倏從倏背蘧廬主人諸君子鑒于前而其孰肯納之也至其典試臣鄉見上年詞臣方

逢年科臣章允儒以五策暗入時事而削奪魯生

遂主于逢迎又以止于不及時事不足得逆璫之

歡心于是後序大肆辱詈詆毀前賢刼以積威而

使之懼又誘哄臣鄉後進而使之效法乎彼不但

衡岳蒙羞江漢流穢其于我皇上楚材摧折最可

憫惜之旨何大背馳也皇上憐楊漣之寃死羣臣

共快而魯生序中詈漣曰竊聖賢盜豪傑走天下

如騖獨以爲漣固忠賢所恨不得不駡此外多士

如林蒸蒸蔚起皆肅皇帝豐芑之遺經數百年培養而魯生詈之曰楚士抱璞堅于三刖楚風趨上捷于細腰夫多士亦何冤而受此詈也然猶曰不幸與連同時應當罵詈至于前賢如屈原忠愛宋玉風藻千古啇芬魯生辱罵之曰楚所矜式惟有屈宋宋玉稱神引夢賦雨横風媟褻蕩佚屈子踔厲侘傺之感哀悼悲些之調變雅爲騷亦何足道推其語意喋喋厭薄屈宋恨不起上官大夫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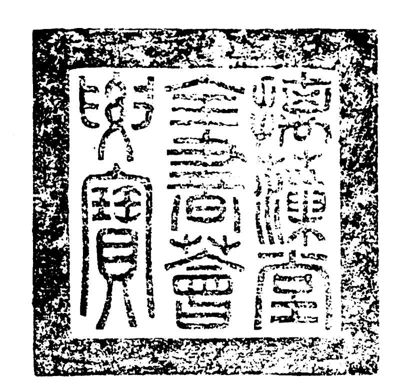
把臂定交矣若夫迫切多士令之股慄則曰規繩
在前斧鉞在後士將馬往意謂吾以斧鉞臨之爾
多士九十六人寧不舍所學而從我乃其謗哄臣
鄉後進使之迷所向往則尤可訝焉彼不教臣鄉
以法孔孟亦不俯而教以學左史倚相葷諄諄教
臣鄉學魯生其序曰臣不必以楚衡楚而以臣衡
楚亦不以臣衡楚而以皇上之衡臣者衡楚臣攄
所欲言疏朝上夕報可且褒諭有加一則曰留心

邊計一則曰苦心計畫以是爲呼吸上通帝座之
驗令諸士是步是趨夫臣鄉即令不達古不能讀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然義路禮門童而習之
亦何至瞎引盲趨甘學魯生也臣鄉死者戍者削
奪者受忠賢之酷止于天啟七年而受魯生試錄
之辱則無有窮期皇上愛惜楚材天語斐亹一時
三湘七澤之靈頓覺纖塵淨洗光焰燭天魯生亦
何能辱臣鄉獨與子孫相繼皆知魯生之醜則不

能爲魯生解矣及見皇上浩蕩恩寬魯生又改頭換面爲楊漣等上疏免贓布圖施恩臣鄉爲自全之地因依回留連需次欲徼吏垣之長夫吏長垣六垣之冠冕人才進退實攸關焉豈通身穢跡之人所可領袖臣非不知初入班行亦當隱忍以昭同類之厚道但皇上廣開言路起廢維新一時純忠亮節之英濟濟梧掖魯生以醜類混迹舉世共棄臣又安得嘿嘿處此疏中臚列魯生劣狀頗悉

然尚有不盡者當孫高陽視師薊遼廵邊至近郊欲一入覲魏廣微誑逆賢曰孫閣部興晉陽之甲欲清君側逆賢怖甚使顧秉謙矯旨令東還既而謀所以處高陽者魯生曰閣部所恃手握重兵耳宜以缺餉爲名大汰其兵使敵來殺之不則兵譟亦殺之逆賢喜于是下汰兵之議此其設謀誠工不知國事之謂何哉

春明夢餘錄卷二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左詢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春明夢餘錄卷二十六至二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春明夢餘録卷二十六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尚寶司

尚寶司在午門外西兵科之上初設符璽郎後改今名設卿少卿丞職在禁庭守寶璽符牌印章而辨其所用有事請於内既事而藏之凡寶十四曰奉天之寶以鎮萬國祀天地曰皇帝之寶以册封賜勞曰皇帝信寶以徵召軍旅曰天子之寶以祭享鬼神曰天子行寶以封

賜蠻夷曰天子信寶以調發番兵曰制誥之寶以識誥
命曰敕命之寶以識敕命曰廣運之寶以識黄選勘籍
曰御前之寶以進御座從車駕曰皇帝尊親之寶以荅
賜宗人曰敬天勤民之寶以訓廸有司凡奉寶用寶從
寶洗寶與尚寶監俱凡扈守侍衛令牌之號六以警夜
廵金牌之號五以嚴守衛凡半字銅符之號四以稽廵
守凡銅牌之號一以稽卒凡牙牌之號五以察朝叅凡
祭牌之號三以謹祀事凡雙魚銅牌之號五以肅直衛

以潔祀壇凡符驗之號五以給傳郵通制命

尚寶司題名記尚寶司掌璽牌符之事國初建符

璽郎後改曰尚寶司秩正三品洪武元年乃置卿

一人正五品少卿一人從五品司丞二人正六品

其後大臣子弟以廕補丞者無常員列署在右掖

之内其地至禁密也寶璽之大者曰奉天之寶為

唐宋傳璽惟祀天地用之凡詔若赦則用皇帝之

寶立封及賜勞則用行寶詔親王大臣調兵則用

信寶册上尊號則用尊親之寶勑諭親王則用親親之寶祀山川鬼神則用天子之寶封外夷及賜勞則用天子行寶詔外夷調兵則用天子信寶曰誥則用誥命之寶曰勑則用勑命之寶勑奬臣工則用廣運之寶勑諭來朝官員則用敬天勤民之寶凡寶之用必請命而後發焉天子饗祀郊廟若視學耤田勲衛扈從及公侯駙馬都督侍衛錦衣當直則給金牌牌之制有龍者虎者麒麟者獅者

雲者以其官為差皇城金吾禁夜五城夜廵則給令牌虎賁廵城則給銅符九門守衛則給銅牌錦衣校尉入直則給雙魚銅牌京官之朝叅者則給牙牌勲臣以勲字親臣以親字文臣以文字武臣以武字文武官之與陪祀郊廟及執事人亦給牙牌有圓花長花長素之别凡諸得給牌者有故則檢籍而納之親王之國及文武大臣出撫鎮則給符驗御史出廵察則給印事竣則納之稽出入之

令而辨其數其事至重也每大朝會則二人以寶導駕先立侍殿中駕出幸則二人以騎從寶行其為侍從至親近國初類以文學儒臣領其職或兼秩為尚書郎而下非有才名者不得調勲輔大臣子弟奉特旨乃得補丞他流所弗與焉其選至慎也尚寶司舊直廬頽圮而題名亦闕焉嘉靖丁未尚寶諸君乃請於上曰尚寶為禁近臣而侍漏齋直無所每風雨晨夕雜處他舍中弗便詔以長安

之間署改為之用是與止有寧宇既而諸君復喟然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也况居其官而紀載弗備姓名無傳焉何以稽往而詔來哉乃蒐諸故牒自洪武而下迄於今凡有事於尚寶者得若干人刻其名氏爵里立石廬中丐張治記之記曰寶者人君所以信其命於天下者也名者君子所以信其行於後世者也人君之於寶則設官以守之者慎其令也然則君子之於名其賢不肖關於勸

懲者至遠也顧可以弗思慎乎哉夫德者所以慎名之具也是故人君有慎令而後天下無邪政是謂治法君子有慎名而後終身無邪行是謂治人以治人而守治法則身安而國家可長保也嗚呼豈獨尚寶然哉此諸君所為題名意也長沙張治撰

尚寶司卿劉日升議處公署疏竊照本司設在掖門内西收藏金銅牌面等件俱係朝廷信物機密

所在關係匪輕國家剏立衙門必於禁地誠重之也伏讀聖祖賜臣等衙門誥詞寶乃乾符也昔列聖握而統寰宇故為神器特謹以示信又曰事密而隱機潛而深洋洋聖謨顯示以禁地之當慎矣續奉欽依凡一應閑雜人等無事擅進尚寶司裏去的錦衣衛着人拿赫赫明命嚴諭以禁地之當肅矣臣等夙夜出入仰王言之在上瞻天威之伊邇兢兢焉惟不能奉職是懼不意一旦被燬遂致辦

事無所臣等有不敢不亟請者但大工方興恐難遽及本司有午門外直房三間原係候朝處所合無比照六科勅下工部估計脩理暫容臣等辦事其中俟大工完日次第興造照舊入內庶不失祖宗創建初意而臣等職業亦不致曠廢矣奉旨是該衙門知道

西垣筆記

周官有典瑞掌節二官掌瑞節之事秦漢有符節

令丞領符璽郎文帝時與郡守有銅虎符竹使符之制皆屬焉隋有符璽局屬門下省唐稱符寶郎掌天子之八寶及國之符節竝納於宮中駕出幸則二人以騎從寶行

明之各寶皆内尚寶監女官掌之遇用寶則尚寶司以揭帖赴尚寶監尚寶監請旨然後赴内司領取歲用寶三萬餘顆歲終尚寶司奏進數目

官職入朝皆佩牙牌其官職鐫牌上拜官則於尚

寶領出出京及遷轉則繳還唐人百官隨身魚符一右一左左者進內右者隨身皆盛以袋宋賜金帶者例不佩魚惟兩府賜佩謂之重金

煎熬寶色法

大麻子油十八觔　一次下皂角四十五兩　二次下金毛狗脊九個　三次下白芨十八兩　四次下白礬九兩蜜陀僧一兩八錢　黃丹一兩八錢　無名異九錢茆香二兩　五次下藿香二兩

地蓮衣二兩　甘松二兩　山柰二兩　苓陵香二兩　麝香五個

雙璽記弘治十三年七月陜西都司都指揮使楊敬等奏據西安府鄠縣道安里軍人毛志學狀本年六月二十二日午時在本里趙綸村沿河邊渠浴得一玉璽臣等辨得篆文係是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八字背有螭鈕其色洸白光彩異常厚一寸連鈕二寸方圓一尺四寸四分完全篆文明朗刻

畫奇古殊無瑕玷巡撫右都御史熊翀㑹驗此即歷代傳國璽也除璽該熊翀差官齎進外謹具奏
聞
天啟甲子九月初四日河南臨漳縣民邢一泰於務本莊東去磁州八里漳河西畔得一玉璽大如斗縣令何可及驗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方各四寸厚三寸餘重一百一十兩報之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河南程紹奏聞曰秦璽之不足徵久

矣今璽之出適在臣疆内道路喧噪流聞禁闥既
不應還瘞地下又不敢私秘人間欲遣官恭進闕
庭跡涉貢媚非臣誼所宜亦恐皇上之所寳者在
彼不在此臣雖什襲進之皇上且瓦礫置之也謹
先馳奏聞俟命進止昔者王孫圉不寳玉珩齊威
王不寳照乘蠻裔偏覇猶知尊賢寳善輝耀史冊
況於聖明之朝全盛之世乎今之大臣如總憲鄒
元標馮從吾尚書王紀盛以弘孫慎行侍郎曹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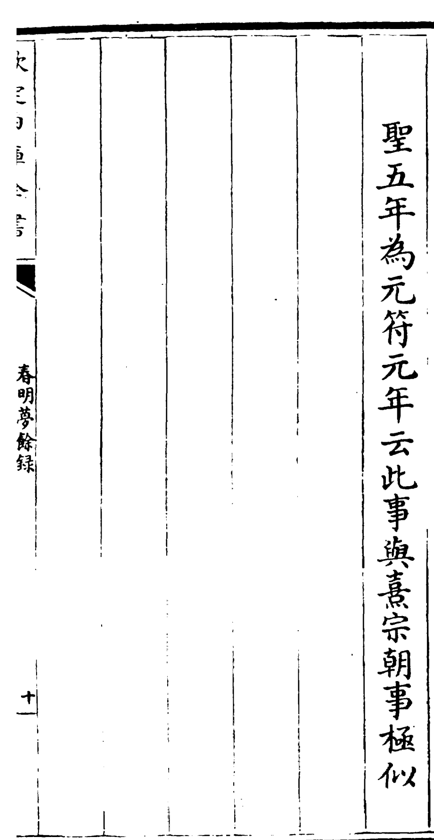
汴等憂國奉公白首魁艾又有一斤不還之詞臣久錮不起之臺諫思皇多士國之寶臣臣不能挽回天聽汲致明廷徒獻符貢璽效七十二代之故事臣竊羞之伏望皇上踐履大寶克受貞符怡神寡慾親賢納諫在朝之忠直勿事虛拘遺野之名賢急為登進玉瓚瑽於清廟瑚璉貢於明堂共襄大器永固金甌雖謂虞舜黃璽夏禹元圭至今存可也區區傳國璽其真偽豈足論哉

秦璽至漢已亡後之僭竊多偽為之其不足重明矣弘治中秦中所進上令禮部察驗謂與輟耕録所載秦璽規製不合僅賞軍人毛志學銀五兩此弘治之所以為弘治也河南省所報上令賫進天子親御文華殿璽貯御前逆閹魏忠賢手捧之憑軒頒示羣臣皆呼萬歲傳制受賀而罷此天啟之所以為天啟也巡撫程公紹一疏烺烺千古矣程公德州人崇禎初起為工部右侍郎四疏告歸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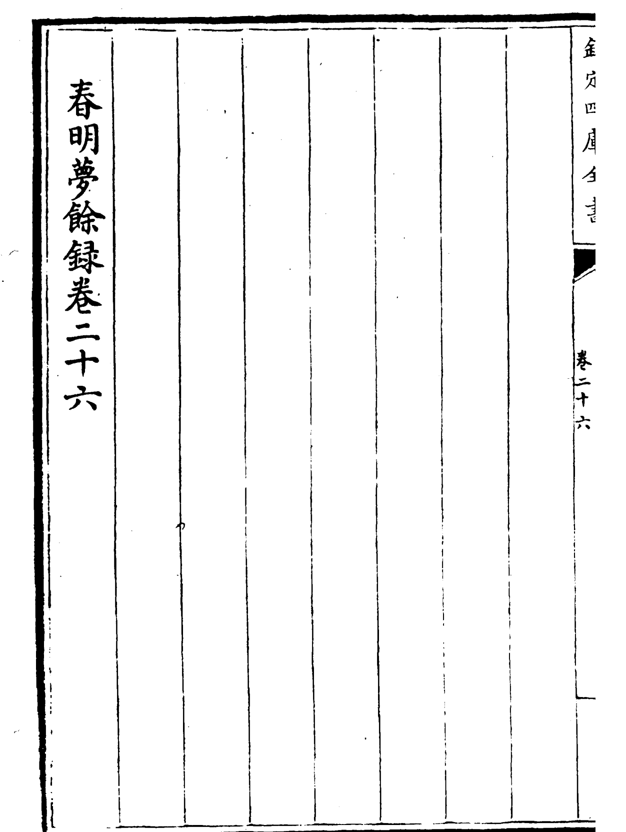
游林泉歿贈工部尚書

丁酉六月曬書得萬歷癸未中書謝從寧所搨璽文一紙因書二疏於後以為山中閒玩退谷手記

按宋紹聖三年十二月長安村民段義掘地得玉璽正緑色以獻於朝蹇序辰安惇等皆言此秦璽漢以為傳國寶自五代失之今為時而出尋詔禮部御史臺學士院秘書省太常寺議於是蔡京等奏考之璽文皇帝壽昌晉璽也受命於天後魏璽



也有德者昌石晉璽也今云受命於天旣壽永昌其為秦璽無疑哲宗遂以五月朔御殿受賀改紹聖五年為元符元年云此事與熹宗朝事極似



春明夢餘録卷二十六

春明夢餘録卷二十七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光禄寺

光禄寺在皇城東華門内初為宣徽院尚食尚醴二局繼改光禄寺掌祭饗宴勞酒醴膳羞之事辨其名數會其出入量其豐約以聽於禮部凡祭祀請眎牲進飲福酒胙凡薦新共品物凡喪葬共祭物凡牲果嘉蔬移上林苑共不給市諸民視時估十加一凡市直季支凡貢

獻果鮮厨料省受之凡器皿移工部若募工兼作之歲省其成敗凡宴待番夷貢使差其等共之凡傳奉宣索籍記而覆奏之監以科道官各一人其屬四署曰大官曰珍羞曰良醞曰掌醢而司牲司牧二局隸焉

周官天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即今光禄寺官之職也寺有四署曰大官即周官庖饔之任曰珍羞即

周官籩人之任曰良醖周官酒人是也曰掌醢周官醢人是也

周官凡膳夫甸師酒正宫人之屬皆總於太宰葢太宰之佐王將與之講論治道而經綸邦國則內必有以養其心外必有以養其身以一人而治四海則必以四海而奉一人若夫奉養有節而交於萬物有道則自有九式存焉而侈非所慮也故王日一舉一太牢也朔日加食一等則二太牢也齋

之日三舉則三太宰也葢朔之聽政勞於常日於是而有加於常食祭祀將以致精明之德自强於禮而交於鬼神不可以不備其養於是而又有加於朔反覆膳夫一官其所以奉至尊而助體氣之養者一何其至也必品嘗食乃食所以謹其節必侑徹以樂所以導其和必奉膳而贊祭所以起其敬必受祭僕司士之福與摯所以養其德

元人王惲云有旨講究光禄寺職掌寺與卿漢官

也應劭曰光明禄爵勲功也言光禄典郎謁者虎賁羽林舉不失德賞不失勞故曰光禄勲郎中令秦始置掌宫殿門户及諸郎在殿中之侍衛者故曰郎中令漢因之不改北齊隋唐止掌膳許左丞衡作新定官制圖大抵以唐為則品從畧與金同洪武初禮部尚書牛諒上所考定進膳禮奏言古禮凡大祀齋日宰犢為膳以助精神上曰太牢非當用之物致齋三日而供三犢所費太侈夫儉可

以制欲濟可以頤性若無節制惟事奢侈徒增傷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是古人所定非過侈也上曰周官之法不行於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其可哉

洪武元年正月初八日諭今後但係光禄寺買辦一應供用物件比與民間交易價錢每多十文且如肉果之類及諸項物件民人交易一百文一斤光禄寺買辦須要一百十文隨物貴賤每加一分

賣物之人照依時估多取十文利息

宣德五年二月行在光祿寺廚士告言光祿竊減

外藩供給之弊上命行在刑部侍郎施禮執而罪

之且諭禮曰光祿寺之弊不止此祖宗以來飲食

供給皆有定規比聞擅自增減應給之人率不能

得得者率非應給之人惟虛立案牘掩人耳目宜

究治之因顧侍臣曰毋謂飲食細故不干大體華

元殺羊享士羊斟不與遂致喪師勾踐投醪於江

與衆共飲士心感悦遂成伯業以此而論所係非
輕
寺額設銀二十四萬先時止用十二萬餘至正嘉
時用至三十六萬猶稱不足嘉靖中厨役用四千
一百名
嘉靖中光禄歳用銀計三十六萬上疑有侵漁乃
諭内閣今無論祖宗時兩宫大分盡省九嬪僅十
餘宫中罷宴設二十年矣朕日用膳品悉下料無

堪御者十壇供品不當一次茶飯朕不省此三十餘萬安所用也閣臣對祖宗時光禄寺除米豆果品外徵解本色歲額定二十四萬彼時該寺歲用不過十二三萬節年積有餘剰後加添至四十萬近年稍减乃用三十六萬其花費情弊可知而冐費之弊有四一傳取錢糧原無印記止憑手票取討莫敢問其眞僞一内外各衙門關支酒飯或一人而支數分者或其事已完而酒飯尚支者一門

禁不嚴下人侵盜無算一每歲增買磁器數多臣查得會典内一欵凡本寺供用物件每月差御史一員照刷具奏内府尚膳監刊刻花攔印票遇有上用諸物某日於光禄寺取物若干用印鈐蓋照數支領進用本寺仍置文簿登記歲終會計稽查此一例不知何年停罷若查復舊規則諸弊可革矣乃切責該寺官而添差御史月籍該寺支費進覽

神宗朝宫膳豐盛列朝所未有不支光禄錢糧彼時内臣甚富皆令輪流備辦以華侈相勝又妝買書畫玉器侑饌謂之孝順上惟嵗時賞賜而已至崇禎禁止一日欲食米糖内臣奏令御膳監製進上問一料所費錢何對曰得銀八兩上以銀三錢令赴市買之須臾捧一盒至上分給各皇子公主笑曰此寧須八兩耶

崇禎十五年春光禄寺支用

皇帝膳每日三十六兩　每月一千四十六兩

廚料在外　又藥房靈露飲用粳米老米黍米在

外

皇后膳每日十一兩五錢　每月三百三十五兩

廚料二十五兩八錢

懿安皇后同

承乾皇貴妃　翌坤貴妃兩宮每月各一百六十

四兩

皇太子膳並厨料每月一百五十四兩九錢

定王　永王兩宫每月各一百二十兩　光禄寺

每月册奏一切内外諸費約用二萬餘兩

崇禎十六年癸未九月上諭内閣輔臣脩省應有

實政庶幾挽回氣運仰希天慈如出兵失事各案

應速結戰守有功應速叙此二事全頼先生每秉

公擔當如錢糧不足亟宜節儉先自朕躬始若祀

典豐潔仍舊不敢議减外朕久服浣濯之衣此無

可議惟日用膳品減去一半各宮分減去十分之四宮女內員梟銀減去十分之三通俟平定之日照舊在外衙門有可節裁者亦著照此推行再如兵火焚殺之酷災變死亡之慘朕皆不能拯捄消弭殊愧君師之位今又添嬪御之奉乃是增過增慚之舉其選擇之事竟宜停止此亦節儉之一事其章疏沉壓過多朕不能朝上夕下稽誤政幾皆朕之過當竭力披閱發行先生每即擬旨來行

寺中典故

光禄卿蔚能朝邑人於成化初以吏員為禮部侍郎管光禄卿事盡心職事每宴會躬自檢視必求豐潔在光禄三十年未嘗持一臠還家嘗率其僚請清查入内供應器皿有旨逮問能謂衆曰上怒不可測某老矣請獨任之諸公方嚮用不以相累也既而獨受責降調官南京退無後言

鄭宗仁於正德中以太僕卿調光禄卿凡供應俱

照弘治初年例日省百金上幸光禄寺樓呼之為節儉管家

永樂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行在光禄寺卿張泌等謹奏為不遵舊制事切照洪武年間凡遇筵宴禮部奏請合宴人數坐派本寺造辦茶飯完備鴻臚寺堂上官提督司賓司儀分擺班次序班搬放茶飯梟椅斟酒遞湯已有成規近年以來四夷使臣朝貢及遇節令筵宴序班止是殿内斟酒遞湯

其餘搬放茶飯桌椅斟酒遞湯等項俱係本寺整理臣等累對鴻臚寺官說知舊制事例其寺丞丁鐸高慶司賔司儀王神等視為泛常畧不究心照例改正又不分擺與宴官人等依品序坐致使攙越擠匝難以供應非惟背舊制乖禮儀實乃故違舊制俱合拏送法司問罪緣係京官未敢擅便奉聖旨且記他每一遭都察院着御史看着今後再不依舊制時拏了問當即又奉聖旨但有攙越班

次的再不許他入宴

正統二年諭比聞進宮中食物所用器皿扛索十還一二重復造用甚費財擾民今後凡進食物必須印信揭帖備書器皿扛索之數與妝領内官姓名尚膳監如數還之不足即以奏聞敢隱瞞扶同者悉坐以罪復勅宫中六尚司知之

隆慶初詔罷寶坻縣等處採取魚鮮自今薦新上供俱令光禄寺備辦毋得奏遣内臣著為令

萬歷二年光禄寺積米二十七萬石倉厫滿盈奏
於東安門外買房一區改為外倉
明初筵宴祭祀凡茶食果品俱係散撮至天順後
始用粘砌每盤高二尺用荔枝圓眼一百二十觔
以上棗柿二百六十觔以上舊制各衙門堂上官
皆支光禄寺酒饌正統七年以光禄寺卿李亨言
始罷之六科給事中辦事科中每日支用如故寫
抄監生每人日給米一升五日一支

故事自冬至後至春日殿前將軍甲士賜酒肉名曰頭腦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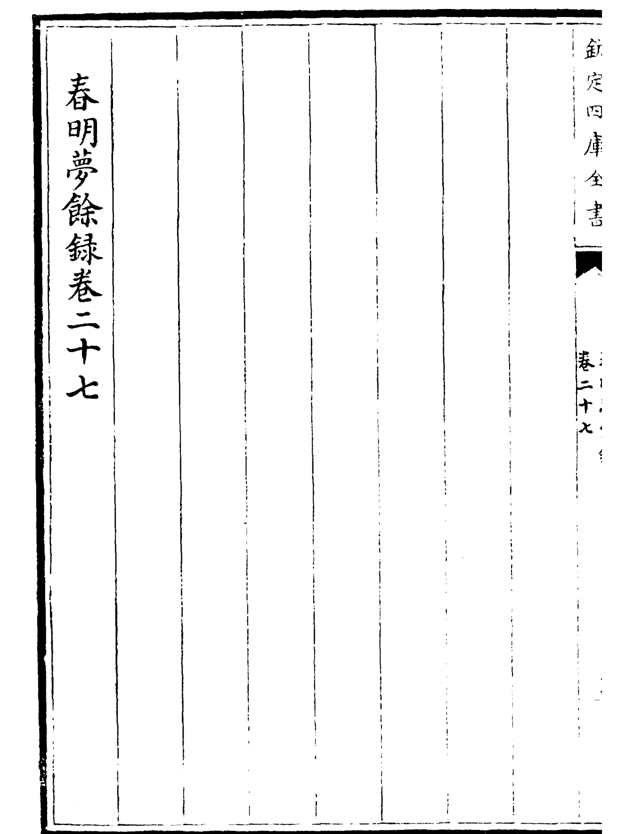
琉璃廠有牧羊地一十三頃四十一畝舊属尚膳監後以光禄寺卿趙錦請以羊發有司而地遂荒廢

朝廷每賜臣下筵宴其器皿俱各領回珍貯之以為傳家祭器

國子監監生寫倣紙每季移送光禄寺作麪袋

寺有鐵梨木酒柞可盛醞三十石洪武中籍沒沈萬三家物永樂移置寺中

吏部選官於棕棚賜宴必用糯米糕一盤永樂朝吏部說選正值上用饌掇御前米糕賜之命光禄寺以為例



春明夢餘録卷二十七